



大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4 July 199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项目 100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
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
亚戈兰的阿拉伯人民对其自然资源的
永久主权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8 年实质性会议

议程项目 11

以色列的占领对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
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
和对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的生活
条件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以色列的占领对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
巴勒斯坦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和对叙利亚戈兰的
阿拉伯居民的生活条件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秘书长的说明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 1997 年 7 月 25 日题为“以色列的占领对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和对被占领叙利亚戈兰高地阿拉伯居民的生活条件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的第 1997/67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通过理事会就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大会在其 1997 年 12 月 18 日第 52/207 号决议中重申了这一请求。秘书长按照该项要求提交所附的报告,该报告涉及 1997 年 6 月至 1998 年 5 月期间,由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编写。

* 由于技术上的理由重新印发。

** A/53/50。

附件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编写的报告

一. 导言

1. 大会 1997 年 12 月 18 日第 52/207 号决议了解到以色列定居点对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自然资源另外造成的有害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尤其是没收土地和强行改变水资源流向,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以色列定居点对自 1967 年以来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和对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的生活条件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的报告(A/52/172-E/1997/71 和 Corr.1),重申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居民对其自然资源包括土地和水资源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并请秘书长就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本报告就是根据该项请求提交的,涉及直到 1998 年 5 月的事态发展。本报告也答复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7 年 7 月 25 日第 1997/67 号决议。

二. 以色列的占领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2. 和平进程停顿,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的生活依然困难。以色列的占领政策和对被占领土的关闭,使得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条件继续恶化。

3. 以色列定居点是建筑在代表以色列政府的军民机构以及由以色列授权的以色列平民所掠夺的大约 200 个地点上。完全由以色列所控制的土地大约有西岸(C 区)的 72%¹ 和加沙地带的 40%。此外,30%的东耶路撒冷地区是由以色列实际拥有。关于戈兰高地并无类似的估计数,那里大约 15 000 个叙利亚籍居民是居住在接近叙利亚-黎巴嫩边界的几个村庄中。²

4. 以色列已在西岸建立了大约 150 个定居点,有居民 170 000 人;在东耶路撒冷,以色列居民大约有 180 000 人;在加沙地带,有 5 500 个定居者居住在 16 个定居点;在戈兰高地,有 15 000 个定居者居住在 36 个定居点。到 1998 年年底,超过 350 000 名以色列人将居住在 1967 年以来在西岸、东耶路撒冷、加沙地带和戈兰高地建立的 200 个以上的社区中。³

5. 阿布古奈姆山(霍马山)项目是这项政策的一个具体例子。虽然以色列要在阿布古奈姆山建立新定居点的决定受到大会各项决议的反对,现任政府已宣布它无意停止或暂停进行该项目。已打算将该项目变成迄今所开展的最大定居点项目之一。它是位于耶路撒冷南部,俯视伯利恒和拜特萨侯尔。划定供项目使用的土地为 1 850 杜努姆(1 杜努姆大约相当于 1 000 平方米);总计划包括 2 056 杜努姆的地区。在最初阶段,这个定居点预计容纳 4 000 名定居者在 1 000 个住房单位内,逐渐增加到 30 000 个定居者最后阶段居住在大约 6 500 个单位内。⁴

6. 1997 年的下半年,被占领土各地的住房建筑激增。西岸 130 个定居点中有 93 个,靠近耶路撒冷的定居点,以及西岸中心地带的个别地点都有新的建筑。由于它们同现有设施的距离,至少有 13 个这些建筑地点可称作新定居点,虽然它们是被以色列视为现有定居点的一部分。以色列的报刊报导所提供的 1997 年建筑中的新单位数目为 5 000。其他资料来源已证实,在西岸定居点核可和初步建筑 4 000 个单位,足可将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定居人数增加 10%以上。目前有 160 000 名以上的以色列人居住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 45 000 个单位内。⁵

7. 到 1997 年年底,被占领领土上的以色列定居点扩大情况可摘述如下:

A. 定居人口

西岸:165 000

加沙地带:5 500

戈兰高地:15 000

东耶路撒冷:180 000

B. 定居点的扩建

已建立的新定居点地区:13

在定居点开始建造的新住房:4 500-5 000

C. 正式核准的新住房数

(1996 年 8 月-1998 年 3 月):2 268

D. 西岸定居点内出售的单位数目:1 560

E. 西岸定居点内完成的单位数目:4 000

F. 1997 年没收的土地总数:25 000 杜努姆

旁道:4 951 杜努姆

新定居点:723 杜努姆

定居点的扩建:14 784

工业建地:4 480

G. 以色列国防军在 C 区拆毁的巴勒斯坦人住房:1997 年 233 栋,1997 年 1 月至 1998 年 3 月 290 栋。

资料来源:中东和平基金会,关于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的报告(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98 年 3 月),第 1-2 页;Khalil Tufakji,东方之家;巴勒斯坦人权和环境保护协会,1998 年 4 月 24 日电子信件。

8. 住房和建设部 1998 年的计划包括提供土地以供在霍马山定居点建造首批 1 000 个单位,以及在吉瓦特济夫的大耶路撒冷定居点建造 820 个单位。这些分配占 1998 年提供 1967 年所占领的 23 000 个土地单位的全国总数的 27%以上,此一目标若付诸执行,将显示一个重大的定居点计划扩建运动。⁵

9. 西岸的定居点扩建看来不仅出现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都市容易往来的路程之内的那些地点,而且也出现在西岸各地偏远农村地区的地点。在住房市场上日益依赖市场力量看来并未阻止后者地区定居点的扩建。

10. 1967 年以来,耶路撒冷的所有新建设只有 12%是在东耶路撒冷进行。例如 1977-1983 年期间,90%的建设是为了以色列人。这个数字实际上表示每年为以色列人建造 2 170 座公寓,而只为巴勒斯坦人建造 230 座公寓。在 1967 年以来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为以色列人建造的住房,对该都市的全盘成长而言,十分重要。今日居住在这个地区的 180 000 以色列人构成 1967 年以来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增长总数的 76%。⁶

11. 政府对巴勒斯坦人住房建设的限制,以及以色列人住房建设的同时激增,在东耶路撒冷定居社区就建造了 40 000 座以上的公寓单位,已确保今日的巴勒斯坦人在该城人口中所占比例不会大于 1967 年的比例。又计划在整个城市增建 46 300 个住房单位。在这些单位中,约

有 10 000 个单位将建设在 1996 年 5 月并入西耶路撒冷的 14 000 杜努姆(3 500 英亩)以色列领土上。另有 17 710 个单位将建于东耶路撒冷定居点社区内。⁷

12. 在今后 15 年期间,可预期大耶路撒冷的定居点外环,除了根据某些估计目前居住在那里的 50 000 名定居者之外,还可能容纳超过 200 000 名新定居者。在这段期间,耶路撒冷内的以色列郊区(霍马山和其他地点)的建成,预期会使东耶路撒冷的 180 000 名以色列公民人数增加到至少 250 000 人。在那个意义下,东耶路撒冷定居点的扩建继续发挥了抵销巴勒斯坦人口增长的重要作用。以色列定居者人口的增加到 2015 年时将使东耶路撒冷城内和四周的以色列定居者总数增加到 500 000 人。在同一期间,巴勒斯坦人口预期将会加倍,达到大耶路撒冷内 150 万人,大都会区内 100 万人。⁸

13. 发展这个地区的方案⁹影响超出它所涵盖的领土地区,显示定居点扩建已纳入以色列的国家规划方案的程度。如 1994-1995 年完成的大都会总计划所述,E-1 控制了以色列本身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轴。这个重要地区是沿着 45 号公路的路线,该公路从大特拉维夫开始,途经本古里安机场——配合新的莫迪姆市周围大型工业区而规划的扩建工程,通往吉瓦特济夫西岸定居点上的大耶路撒冷。公路继续沿着塞缪尔先知墓旁最近开发的考古遗址——由考究的住宅区在远处环绕——并通过拉穆特的东耶路撒冷定居社区和 Hotzvim 山的扩展中高科技工业园,抵达东耶路撒冷预计的“东门”定居点所在地。从那里通到阿杜米姆山口及其他预订大加扩建的工业区,和预计要在约旦谷上高地的提贝克库提夫建设的另一个大型住宅区。

14. 1967 年,西岸和加沙地带 2 300 平方公里土地是由巴勒斯坦人耕种。1989 年此数字已降至 1945 平方公里,亦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 31.5%。农业在 1966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4%,1980-1985 年维持同样比率。到了 1994 年,此比率已下降到不及 15%。¹⁰ 1966 年,农业部门提供 55 000 人的就业,即全部就业人数的 43%,但 1980-1985 年,在农业部门就业的人数为 40 000 人,占就业巴勒斯坦人的 24%。¹¹ 1993 年,在农业工作的就业人口比率为 22%。¹²

15. 但这些总和指数不能导致关于定居点对农业就业或生产或耕种土地的实际影响的任何具体结论。在评估趋势时,定居点只是众多因素中的一项。

16. 在这方面,有些地区,例如约旦谷,可以建立巴勒斯坦人农业机会的丧失和以色列定居点之间的直接关联。在希布伦附近的阿巴镇四周区域,废水污染也直接影响到巴勒斯坦农业,尽管规模较小。农地被没收和转移给定居点,情况很普遍,很可能造成农业收入和就业的丧失,虽然这除了当作轶闻报导之外,从未有统计数字。也有同被占领土上以色列人拥有的工业相关的代价,例如制造有害和有毒副产品的旧机油再制工厂、采石场和其他工厂。

17. 用水机会受限仍是巴勒斯坦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根据米里亚姆·洛伊最近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撰写的报告,1967年以来几乎全部以色列供水的增长是来自西岸和约旦河上游水源。¹³但是,以色列今日仍在水荒之中。即使有了1967年取得的资源,它仍从地下蓄水层中抽取超过自然所能补充的水量。在西岸,以色列不但为在以色列和被占领土上它自己的人民开发水源,达到总消耗量的15%,它也阻止巴勒斯坦社区增加用水量仅超过1967年用量的20%,并且只是为个人使用,而非为农业和经济发展。利奥波德·劳弗在最近为一家以色列智库撰写的报告中说,“现状有效地阻止各领土和加沙地带的经济发展”。¹⁴

18. 在马德里开始的双边和多边谈判中,以色列企图保护其对西岸这项资源的继续控制,以色列国家审计长1993年2月曾表示那是达恩地区、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和贝尔谢巴饮用水的主要水库,也是国家供水系统的最重要长期来源。¹⁴

19. 1987年,在定居者仅占西岸巴勒斯坦居民的10%,巴勒斯坦人的消耗量一共为115立方厘米,而定居者的消耗量相当于97立方厘米。¹⁵立刻实现和平运动的一份报告指出,犹太定居者的人均灌溉地区分别是加沙地带和西岸巴勒斯坦人灌溉地区的7倍和13倍。¹⁵

20. 1992年11月耶路撒冷媒体和通讯中心编制的一份报告指出,巴勒斯坦农民由于缺水而被迫在耕种中放弃使用大面积的耕地,而且为定居者挖掘新的深井,特别是在约旦谷,使得巴勒斯坦农民随后缺水。¹⁶

21. 西岸约有260家以色列人拥有的公司。在被占领土里,关于土壤、空气和水质的环境条例以及对工业

发展的限制,与以色列本土相比较,一般说来远没有那么全面,而且执行起来也远没有那么严格。¹⁷再加上以色列公司迁到移民点内或附近的工业园可以获得国家补助,导致一些污染工业迁往被占领土。

22. 在包装食物、制造业、金属镀层和纺织业等工业部门,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工厂一般都采用湿工序。¹⁸

23. 舒姆龙市政环境协会是定居点为监测和改善环境质量而在西岸北部设立的政府组织,它承认“这些工厂和本地区大约100个住宅区排放的废水如果不加以适当处理,将对本地区的地下水质量构成威胁。此外,一些工厂排放的工业废气和产生的噪音也会引起很多问题。”¹⁹

24. 与埃里尔定居点相邻的Burkan工业园有25间公司在营业。其中大多数制造供出口的纤维品和塑料。这些工厂的厂主是为了逃避以色列本国内关于健康和环境的严厉规则而来西岸设厂的,在这里它们可减免赋税。²⁰除Burkan外,巴勒斯坦人还对Ariel, Karne Shomron, Kiryat Arba 和 Adumim 的工业设施的运作情况提出控诉。²¹特别令人关心的是工业发展对地下水质量的影响,巴勒斯坦调查员发现,定居点附近的地下水比其他地方的地下水“所受的污染程度大得多”。²¹

25. 巴勒斯坦调查员查明Kiryat Arba的定居点是“希布伦地区的主要污染源”。²²设在定居点工业区的一家瓷砖厂通由下水道系统排放其污水,引起无数问题。希布伦市成功地要求法庭停止这种做法。现在,污水都放在大罐用卡车拉到巴勒斯坦人的田地里丢弃。²²这些水的碳酸钙含量很高,使土地本来已经很高的Ph值更加高。

26. Geshurei 集团是制造杀虫剂和化肥的工厂,本来设在以色列Kfar Saba镇。公众非常关切该工厂对土地、公众健康和农业造成的环境影响,导致以色列法庭于1982年命令该厂关闭。自1987年以来,该工厂搬到图勒卡尔姆绿线(Green Line)的对面营业,那里基本上对废料处置或空气污染毫不管制。其他以色列工业污染源,包括在石棉、纤维玻璃、杀虫剂和易燃气体等领域营业的工厂,也搬到图勒卡尔姆地区。据巴勒斯坦保护人权和环境协会的一份报告说,工厂造成的污染直接影响到144杜努姆良田,对公众健康造成严重损害。²³以色列法庭曾命令采取补救措施,包括向受害的农民给予赔偿,但是,该工厂继续营业。

27. 同一报告注意到该工厂的经营运作对附近社区的严重负面影响,包括工厂周围的大多数树木和其他植物都腐烂了,化学尘埃和残余以及液体物质使农田和温室农业的产量减少,在不能耕种的土地的土壤样本里,发现工厂的副产品包括钠和盐非常显著。这些影响都是工厂副产品和废水使农田遭受污染的后果。

28. 该报告进一步指出,明显的证据证明化学品渗漏使地下水遭到污染,并证明废水和副产品处置不当。²³

29. 该报告还记录了住在该工厂附近的农民和人民中,出现与健康有关的问题的人所占比例极高,包括严重头痛、眼睛痒、痉挛性和慢性咳嗽以及哮喘。²³ 巴勒斯坦农业部指出,由于几十年来处于军事占领和直接冲突下,因此,社区的公共健康没有完整地记录下来,这种情况表明,与环境有关的问题可能比目前估计的还要坏得多。对土壤和地下水的长期影响也同样没有受到适当的注意。²⁴

30. 据巴勒斯坦农业部估计,由于图勒卡尔姆附近以色列开办的工厂造成的有害影响,图勒卡尔姆的农田有17%受到源自设在该地区的六间以色列公司的污染物的影响。其中三间工厂座落在巴勒斯坦人声称的教产土地。巴勒斯坦私人业主声称其他厂址是他们的。若干工厂设在离住宅区不到100米之处。²⁴

31. 在被占领领土上,有几百个场地用来放垃圾,其中几十个场地未经授权。单单西岸耶路撒冷以北就有246个场地。大多数场地都很简陋,只有极少数有任何环境保护措施。没有一个场地供定居点或巴勒斯坦社区专门使用。舒姆龙市政环境协会承认,这些场地管理不善,发出臭味和烟,不仅令邻近居民讨厌,而且对地下水质量构成威胁。²⁵

32. Kalkilya 附近 Jiyous 场地是一个典型例子。该场地占地12杜努姆,离为阿佐恩村提供饮用水的干谷(wadi)只有200米,于1990年启用。主要供 Karnei Shomron, Keddu 和 Ma'al Shomron 的定居点使用。舒姆龙市政环境协会现在受到以色列垃圾承包商的压力,他们要求准许其利用此场地来堆放以色列的垃圾,因为他们使用的以色列垃圾场已被以色列政府关闭。²⁶

33. 以色列于1996年进行了一项地理信息系统研究,这是为制定蓝图以便确定优先次序来改善和巩固在西岸处置垃圾的系统而作出的努力的一部分。该西岸垃

圾处置蓝图完全由以色列制定,没有巴勒斯坦人正式或非正式地参与。

34. 西岸有数千家采石场,供应以色列建筑业所需材料的80%。这些石头许多用于建筑定居点。²⁶ 采石场制造的白色尘雾对健康有一定的危害。最近有报告指出,采石场附近的居民气喘和急性支气管感染的病例增加。²⁷

35. 以色列人把减轻被占领领土的环境问题,包括由定居点的存在和扩展而引起的环境问题,视为以色列-巴勒斯坦采取联合行动的论坛。但是,以色列在这些领土的环境规划者继续充其量把巴勒斯坦人视为低级的伙伴。巴勒斯坦人一方很愿意同1967年以前边界内的以色列社区合作,但是,他们作为一项原则拒绝同定居者采取联合行动。²⁶

36. 在参与整个被占领领土内定居点的建筑工程和日常维修工作的劳动力中,巴勒斯坦人历来占大多数。大约有12000巴勒斯坦工人在以色列定居点工作:3500人在 Erez 工业区和加沙地带的定居点工作,8500人在西岸工业区和定居点工作,²⁷ 还不包括那些在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社区工作的人。

37. 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失业情况仍然很严峻,特别是由于以色列关闭边界和越来越多地依赖本区以外的外国工人。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工人人数1992年每月平均120000人,1996年减少到平均25000人。²⁸

38. 西岸和加沙地带总的经济环境对投资和增长都很不利,原因是其法律和政治局势仍然很暧昧。据巴勒斯坦经济政策研究所说,“占领期间生效的法律和以色列军令这一复杂框架仍然原封不动。由于边界关闭,包括禁止巴勒斯坦地区和以色列及加沙地带之间以及西岸其他地方和耶路撒冷之间的食物、生产要素和人员流动,这种情况又进一步恶化。边界关闭后往往还跟着禁止西岸、约旦和加沙地带之间的流动”。²⁹

39. 在1993-1996年期间,加沙地带边界关闭天数共计342天,西岸则达291天。仅1996年这一年内,西岸边界关闭天数比去年增加了57%,加沙地带则增加了35%。1996年边界关闭的情况与往年不同的是,它们持续的时间更长,对生产、销售、创收和就业等的连续性和正常性都有很大的影响。³⁰

40. 以色列经常关闭边界是引起西岸和加沙地带国民生产总值(国产总值)下降18%以及1992年至1996年人均国产总值下降35%的重要因素。此外,据巴勒斯坦权

力机构和货币基金组织估计,1997 年国内生产总值(国内总产值)增加 1.2%,少于 1996 年的 5.5%。与此同时,人口估计增加 4.5%,这就说明了西岸和加沙地带人均国内总产值进一步恶化的原因。³¹

41. 但是,经济指数表明,西岸生活水平实际恶化的程度更是惊人,人均国内总产值减少了 19.7%,而 1993 - 1995 年期间加沙地带减少了 8.4%。这一减少并不反映后几年因边界长期关闭和广泛对抗而引起的进一步恶化的情况。³²

42. 经常关闭边界也对贸易、特别是领土的出口产生负面影响,造成在边界耽搁很长时间,对出口食物、特别是蔬菜水果很不利。此外,以色列运往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原料也拖延很久才送到,打乱了生产计划,降低生产力利用率。³³

43. 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银行借款和存款数额不大。1997 年,借款额占总资产的 19%左右,反映投资者对贷款的需求很低。1996 年底,存款 - 国内总产值比率相对较低,约为 57.5%。但是,在最后地位谈判圆满结束之前不能预期银行总存款会进一步大幅度增加。由于政治不确定,许多居民在国外银行开设帐户。³⁴

44. 旅游业是经济部门中第一个从和平红利获得好处的部门,在 1994-1995 年期间非常兴旺,但是和平进程陷入僵局后,也受到影响。据巴勒斯坦经济政策研究所说,“以色列当局拒绝向新建的旅馆发放许可证或向东耶路撒冷现有旅馆发放许可证让其扩充。这使得东耶路撒冷内阿拉伯人拥有的旅馆的房间数目只能保持在 1967 年的水平,而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其他地方经营的旅馆的房间数目则有所减少。由于以色列的这一发放许可证政策,巴勒斯坦在东耶路撒冷的导游人数也从 1967 年的 154 人减少到 1995 年的 47 人,而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其他地方的导游人数 1995 年则减少到 24 人,其中 6 人的许可证还是巴勒斯坦旅游部新发的。此外,以色列当局还忽视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基础设施,这使得旅游业部门很难吸引到新的投资”。³⁵ 到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旅客仍然经由以色列飞机场前来旅游。巴勒斯坦旅行社不准去迎接抵达的旅客,东耶路撒冷以外的西岸地区也没有旅游巴士公司。³⁶

45. 虽然奖励措施和投资继续促使以色列平民前往叙利亚戈兰高地,但是由于以色列开辟定居点、就业机会

受到限制以及以色列的税收政策,阿拉伯居民的生活条件继续进一步恶化。³⁷

46. 在戈兰高地,目前有 15 000 名以色列人居住在 1967 年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后建立的 33 个定居点社区。叙利亚居民的人数相当,他们居住在戈兰东北角的五个村子里。³⁸

47. 戈兰各定居点目前有 2000 个住宅在兴建中。有些建筑工程被前政府冻结,无法完工。其他租给驻扎在该地区的军官。若干已建好的单位几年来都空置,因为以色列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之间的谈判使戈兰的前途不确定,从而缺乏需求。³⁹

48. 在内塔尼亚胡总理当选前几个月,这个情况已有变化。1996 年 2 月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谈判破裂后,西蒙·佩雷斯总理下令销售许多这些公寓并让建筑用地供私人建设。过去三年在最大的定居点卡茨村建造的最后 700 个单位已经出售。卡茨村的人口在这期间增长了 50%,从 4 000 人增至 6 000 人。整整 20%的地区居民是在 1996 年期间迁往的。⁴⁰ 目前正在进行另外 1 000 个单位的规划和整地工程。埃拉德定居点大约 115 个新单位已在 1996 年 4 月核可。⁴¹ 1996 年 5 月,戈兰区域委员会开始促销散布在该地区 32 个定居点的 250 个单位。

49. 目前正在进行的最著名项目中,有哈马特加代尔的 1.3 亿美元旅游和旅馆项目,这是麦克唐纳公司和梅隆戈兰的集体农庄定居点之间的一项交易,要在 300 杜努姆的土地上种土豆,以供该公司的法式炸薯条之用,以及在奥尔托定居点建一座 450 万美元的中东最大牛奶场。⁴²

50. 内塔尼亚胡总理在当选后不久同戈兰定居者举行的会议中,重申他承诺在他任内将卡茨村的人口增加到 15 000 人。他也宣布他核准在选举前提交给他的“戈兰 2000 年”计划。该计划要求在基础结构上提供 2.02 亿美元的公共部门投资,以及在 10 个定居点建造新住房,以达到在今后四年期间将高地上的以色列人口增加 10 000 人的目标。⁴³

51. 1997 年 1 月 20 日,开始在马特、盖达尔、拉莫特和加姆拉定居点建造 600 个新单位。⁴⁴ 1996 年 12 月 30 日《晚报》指出,“事实上,我们是在谈一个“扩建计划”,根据该计划,在“扩建现有定居点”的项目下,将在戈兰兴建新的定居点。⁴⁵ 将兴建三个新的定居点

作为首期扩建的一部分。尽管有这种增加戈兰定居者人口的努力,到 1996 年 5 月,定居者领袖仍然抱怨定居计划和实际执行之间仍有“巨大差距”。⁴⁶

52. 在扩建住宅区运动开始时,并为增加定居者人口——“戈兰 2000 年”方案的一部分——定居者领袖报告,要把戈兰的定居者人口增加 10 000 人,到 2000 年达到 25 000 人以上。⁴⁷

53. 定居者领袖耶胡达·沃尔曼报告说,已在 1989-1996 年期间建造了 1 600 个单位,平均每年 225 个单位。他也指出在 14 000 名居住在戈兰的以色列人中,有 3 000 人是在当地政府委员会中就职,有三分之一从事农业。1996 年,农业生产达到 2.4 亿美元,工业生产达到 1 亿美元,旅游业 4 000 万美元,零售和服务业 5 000 万美元,公用事业 2 000 万美元。在工业生产上的投资 1992-1996 年期间达到 1 600 万美元。⁴⁸ 定居点的扩建集中在卡茨村定居点,目前其人口为 7 000 人,是 32 个戈兰定居点中最大的一个。1997 年年中已开始建三百个新单位,等待国防部长正式批准再开始增建 1 000 个单位。为了能够建造 1 000 个单位,卡茨村市政区已在一个自然保留区旁边扩展 1 200 杜努姆的土地。⁴⁹

54. 自从在戈兰开始建造以色列定居点以来,首次由一个私营部门承包商,而非政府公司,进行一项住宅建筑项目。正在卡茨村兴建的 300 栋村舍售价 95 000 至 110 000 美元。政府提供补贴赠款、福利和贷款,占这笔数额的 90%。⁴⁹ 例如,从 1997 年 10 月开始,有 35 块建筑用地在卡茨村定居点销售,作为流行的“建造你自己的房屋”方案的一部分。半杜努姆的建地是免费提供的。购买人必须垫付 10 000 美元的开发费用,那是国家实际投资的一半。到 12 月中,超过 100 名未来买主已签订了 35 块可用建地。⁵⁰

55. 已采纳一些鼓励办法吸引以色列定居者到戈兰高地,包括个别赠款 50 000 谢克尔(相当于 16 500 美元)和高达房屋价值 95% 的抵押贷款办法,并有优惠的偿付条件。⁵¹ 此外,还在许多经济部门提供巨额国家补贴以加强以色列的定居点政策。这包括一项正在进行的发展戈兰高地旅游业的计划,估计大约为 550 万美元。在此数额中,有 400 万美元是以政府供资的方式。旅游部同犹太机构和戈兰地方定居者委员会合作,赞助这个项目。⁵²

56. 戈兰高地的阿拉伯叙利亚居民的就业机会极受限制,因为阿拉伯人在戈兰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之间往来在当前停顿的和平进程情况下仍然很成问题。因此,戈兰的叙利亚居民所能得到的就业机会只限于非技术性或非技术性的日常雇佣劳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工人无法获得社会福利和健康保险并且不断受到无赔偿解雇的威胁。此外,工资方面的巨大差别也使戈兰的阿拉伯叙利亚居民受到损害。⁵³ 此外,由于扩大教育设施、促进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教育以及获得在以色列学院受教育的机会受到限制,生活条件的改善进一步恶化。⁵⁴

57. 居住在戈兰的阿拉伯人必须付极高的税,包括收入、保健服务、地方委员会、土地和房产、附加价值、拥有牛只和使用水源税。这类措施已有计划地吓阻阿拉伯人在农业或小型工业发展上投资,并唆使他们许多人放置耕种,或迁移到其他地区和寻求雇佣劳动的就业。⁵⁵

注

¹ 1995 年 9 月 28 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在华盛顿特区签署《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关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临时协定》。协定详细规定机制,说明如何把巴勒斯坦自治延伸到西岸很大部分及其限制。协定的重点是把西岸分为三区,每一区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承担不同的责任。A 区包括七个巴勒斯坦城镇(Jenin, Kalkiliya, Tulkarm, Nablus, Ramallah, Bethlehem 和 Hebron),将由巴勒斯坦全权负责民事安全。B 区包括所有巴勒斯坦其他人口中心(某些难民营除外),由以色列保留“通盘安全责任”。C 区包括所有定居点、军事基地和地区及国有土地,安全事务全由以色列负责。

² 根据西岸民政当局的报告,图 8.7(无日期)。

³ 根据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以色列定居点的社会-经济影响》(即将发表)。

⁴ 中东和平基金会《关于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的报告》(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97 年 3 月,第 8 页所引以色列律师丹尼尔·塞德曼的话。

⁵ 中东和平基金会,《关于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的报告》(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98 年 3 月),第 1 页。

- ⁶ 内夫·沙尔加伊,《国土报》1992年5月31日。
- ⁷ 中东和平基金会,《关于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的报告》(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97年7月),第1页。
- ⁸ 简德容“大耶路撒冷”,中东和平基金会特别报告(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97年夏季),第4SR页。
- ⁹ E-1 1998年发展计划和环境,E-1分析,收于“E-1定居点扩建计划—防止阿拉伯耶路撒冷的增长”,中东和平基金会特别报告(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98年冬季)。
- ¹⁰ 中央统计局,以色列统计摘要,1995年,第764页。
- ¹¹ 中央统计局,以色列统计摘要,1995年和1992年。
- ¹² 中央统计局,以色列统计摘要,1995年,第776页。
- ¹³ 米里亚姆·洛伊,“西岸水资源和中东冲突的解决”,美国艺术和科学院,1992年9月。
- ¹⁴ 《中央报》,1993年4月21日。
- ¹⁵ 立刻实现和平运动,“真正的地图: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人口和人口分析”(1993年1月,耶路撒冷)。
- ¹⁶ “以色列对被占领土经济发展的阻碍”,耶路撒冷媒体和通讯中心编写的报告,1992年11月,第49页。
- ¹⁷ 奥奎德研究所,“西岸环境概况”(耶路撒冷,无日期)。
- ¹⁸ 舒姆龙都市环境协会报告(无日期),第5页。
- ¹⁹ 同上,第6页。
- ²⁰ 希沙姆·阿布拉达,“西岸一游:从定居点到定居点”,《法国新闻社》,1997年10月17日。
- ²¹ 巴勒斯坦保护人权和环境协会,“西岸的水质”(1996年10月),第6页。
- ²² 巴勒斯坦保护人权和环境协会,同上,第9页。
- ²³ 巴勒斯坦保护人权和环境协会,“人和环境的缓慢死亡”(1992年3月)。
- ²⁴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环境污染作为后奥斯陆以色列控制的工具:图勒凯尔姆个案”,农业部编写的报告,无日期。
- ²⁵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前引书,和舒姆龙,前引书第7页。
- ²⁶ 《国土报》,1997年11月14日。
- ²⁷ 以色列外交部新闻司,“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之间的经济关系”,背景文件,1998年2月,耶路撒冷)。
- ²⁸ 西亚经济及社会委员会《西亚经社会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概览,1997-1998年》(即将发表)。
- ²⁹ 巴勒斯坦经济政策研究所,《巴勒斯坦经济政策研究所经济监测》,1997年,第1号,第2-3页。
- ³⁰ 巴勒斯坦经济政策研究所,前引书,第7-9页。
- ³¹ 西亚经济及社会委员会,《……经济和社会发展概览》,第25页。
- ³² 巴勒斯坦经济政策研究所,前引书,第11-13页。
- ³³ 巴勒斯坦经济政策研究所,前引书,第8-9页。
- ³⁴ 巴勒斯坦经济政策研究所,前引书,第31-36页。
- ³⁵ 巴勒斯坦经济政策研究所,前引书,第19页。
- ³⁶ 西亚经济及社会委员会“和平进程对贸易和服务业的影响。西亚经社会地区的旅游部门,关于埃及、约旦和巴勒斯坦的个案研究(E/ESCWA/ED/1997/8),第56页。
- ³⁷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外交部,“关于以色列镇压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叙利亚公民人权的措施的报告”(1997年6月),第12-20页。
- ³⁸ 西亚经济及社会委员会《以色列定居点的社会-经济影响》,前引书。
- ³⁹ 《新消息报》,1996年8月13日。
- ⁴⁰ 《国土报》,1996年6月17日。
- ⁴¹ 《国土报》,1996年4月28日。
- ⁴² 《国土报》,1996年7月8日。
- ⁴³ 《国土报》,1996年7月9日。
- ⁴⁴ 中东和平基金会,《关于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的报告》(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97年3月-4月),第4页。
- ⁴⁵ 《晚报》,1996年12月30日。
- ⁴⁶ 《晚报》,1997年5月5日。
- ⁴⁷ 《新消息报》,1997年6月20日。

⁴⁸ 《国土报》,1997 年 6 月 20 日。

⁴⁹ 《新消息报》,1997 年 5 月 6 日。

⁵⁰ 《晚报》,1997 年 12 月 30 日。

⁵¹ 《新消息报》,1996 年 3 月 21 日,引自“关于以色列镇压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叙利亚公民人权的措施的报告”……第 9 页。

⁵² 《圣城通讯》,1997 年 1 月,引自“关于以色列镇压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叙利亚公民人权的措施的报告”……第 10 页。

⁵³ “关于以色列镇压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叙利亚公民人权的措施的报告”……第 16-17 页。

⁵⁴ 同上,第 20-24 页。

⁵⁵ 同上,第 14 和 15 页。
